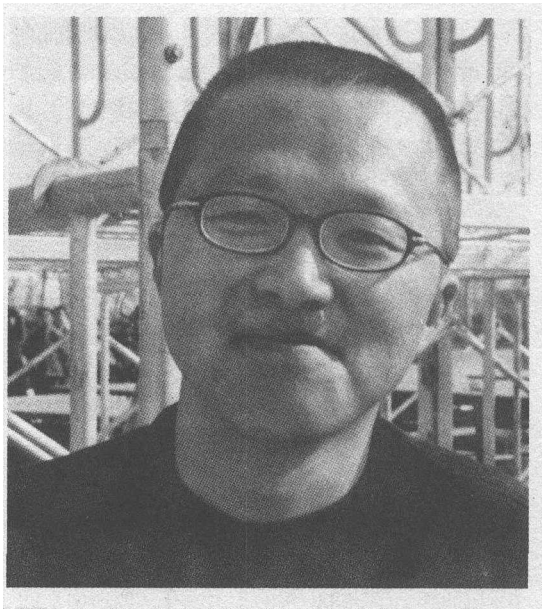


蛛丝马迹

■ 薛 荣



薛荣,生于1969年,浙江嘉兴人。高中时开始写诗,后写小说。中短篇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花城》等文学刊物。曾获第8届上海文学奖、全国大红鹰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中篇小说《纪念碑》入选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等一个人发疯需要多久》。现供职于嘉兴市文联。

尤小灵答应在这个星期内揍我一顿。我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同时伸手到地板上捞起我的短裤。“你说话可得算数。”我套上裤衩,回头又关照她。为了更好地承受她的那一顿暴打我决定停止入冬以来的晨跑,另外我的古筝练习也该停一下了。我赤脚站到地板上,拴长裤时挂在皮带上的钥匙串叮叮当地响,这影响了我的听觉。我喜欢尤小灵呼吸的声音,以及刚才呼吸最为急促时从她嘴里发出的阵阵呻吟。尤小灵真是不错的女人,她很会疼人,搁在床头柜上的那一果汁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穿好衣服回转身,从尤小灵的手里接过她递给我的杯子。我真有点舍不得走。我喝了一大口果汁。刚上床时用开水冲的,现在已经凉了。我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小区里的水泥路和树木,它们静默在路灯下,沉重的夜色渗透地面触及了它们的纠缠在一起的根部,那棵棕榈和那棵香樟挨得这么近,也难怪它们日久见真情,在地底下有一手呢!想到这儿,我冲着尤小灵俯下身子,她当我要跟她吻别,闭上眼睛又张开嘴唇,我笑了笑,冲着她的眼睫毛吹了口气。尤小灵从短暂的沉醉中苏醒了过来,她迷糊的

目光粘在我的头发上,领子上。“他们还在喝?”我点了点头,刚才我的美食城副经理给我发来个短消息,6号包厢的人正在给王明刚灌酒,祝快乐。

我想像得出那一边是怎样一个热热闹闹的场景,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下定决心从尤小灵的怀里抽身出来。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在我看短消息的同时,尤小灵也接了个电话,电话是她在寄宿学校里的儿子打来的。她的这个电话接了总共五分钟,起先我还不当一回事地用食指抚摸着她裸露的脖颈和后背,可没过多久我就烦躁起来。

尤小灵嘴冲着话筒就像在给一个情人说悄悄话。她说话的声音又糯又软确实非同一般,可她也太不注意节制了。有时她和他夫妻双双来我的美食城吃饭她也是这个样儿,根本不顾我紧皱眉头几乎把计算器的键钮都快摁死了。这是个迷惑力很大的女人,我知道,可我的嫉妒还是折断了我的情绪,我这样说意思是我常常把我的情绪当成一根在春风里摇摆的长满绿芽的杨柳条。我心里对自己说算了吧,今天就到此为止,况且她已经答应我在这个周末以前揍我一顿,就像昨天她在我开的美食城里揍他的丈夫王明刚一样。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指望呢?

[小说长廊]

“今天是星期一。”我把这句话当成临别前的“再见”跟她说了，同时也是再一次的约定和情意绵绵的提醒。王明刚家那越层式公寓朝南还有个不小的庭院，种了铁树和腊梅，我大模大样地从那儿出来，开着摩托车回美食城。时间还早，不过是10点差一刻，大厅里吃夜宵的食客已经来了几拨人了，有几个手攥着筷子好像晚饭没吃似的，直着嗓子催服务员快点上菜。我跟我的副经理打了声招呼，就到总服务台里边的那张皮转椅上安顿下身子。收款的小姐递给我一沓单子，我乱翻了一通，只挑了6号包厢的账单看了看，刚才叫的一箱啤酒还没算进去，打折之后是674块。我有点后悔自己回来早了一点，不过还好，昨天我没做的事情今天好歹也做了，况且尤小灵也答应了我的请求，也使我一周的生活和情感都有了个奔头。昨天，也就在这个时候，也是在6号包厢和一帮朋友聚餐的王明刚在从厕所回来的半路上，突然在服务台前停下脚步。他的脸喝得就跟煮熟的澳大利亚大龙虾似的，他似乎刚才在厕所里小便时想起了什么，可走到这儿却忘了。我递给他烟，他拔下牙齿缝里的牙签冲我摆了摆，另一只手从裤兜里掏出了皮夹，看了看，可还是把皮夹当成了手帕擦了擦嘴。他愣愣地边说边点着坐在我身边的收款小姐：“你别笑！”

“还有你！”他的手指一移，我朝身后看了看，没人，等我回头时我已经收拾掉了我脸上的每一丝笑容。

“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你、你、你们谁去买一个蛋糕……给、给、给我老婆送去？”他的眼睛血红，血管里的酒精浓得估计已点得着火。我踢了收款小姐一脚，她马上掏出圆珠笔和本子，记下了王明刚的家庭地址。

蛋糕当然是我送去的。对于王明刚家，包括她的妻子我几乎是熟门熟路了。车过海关门口时我给尤小灵打了个电话，人到了那儿小花园的铁门已经开了，客厅里亮着吊灯。我真想说这个蛋糕是我送的，可这样的谎言只能成活二三个小时。我一见尤小灵就说了声生日快乐，又举了举手里的蛋糕。我实在不想看她脸上那份激动和惊喜的表情。我沉默着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我穿的那两只长毛绒小熊拖鞋，脚尖对着脚尖。“王明刚没事吧？”我说当然没事，喝醉酒对于他来说已算不上一个事儿了。我点着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我希望这淡蓝色的烟雾能把我整个身体裹起来，让我变成另外的什么

东西，比如说生日贺卡什么的。尤小灵掀掉了蛋糕盒的盖子，香喷喷的奶油蛋糕惹得她哇地叫了一声。她的嘴唇穿过烟雾在我的额头上种了一个吻，她的手抓紧我的手，我挣脱了她把手里的半截香烟扔进了烟灰缸。接下来要做什么我的心里是清楚的，不过，我还是说了声这蛋糕是王明刚叫我送来的。“真的。”我低下头，手指插进了发丛。我听到尤小灵迟疑地从我身边走了开去，她在茶几和音响柜之间的那块地毯上来来回回地走了三圈，之后就抽泣了。

她非要跟我回美食城，我有什么办法？我自己都难保，心情糟透了，不过我还是劝她别把蛋糕拎回去了，可她一副眼泪汪汪的样子理也没理我。“你别管我！”声音恶狠狠的。我叹了一口气，心里想我如果也跟王明刚一样喝个烂醉那就好了。

“你领她来干什么！”

酒已醒了一半，王明刚斜着眼瞪我。我站在6号包厢门口，招手示意走廊上的服务员把另外几个包厢的门关好，那儿有几个陪酒的小姐，匆匆一看似乎什么衣服也没穿。和王明刚同桌的人嫂子嫂子一个劲地叫，就像一群争着要吃奶的小猪。尤小灵走到王明刚的身边，一把把蛋糕掷在桌面上，有只酒杯啪的一声摔在地板上碎了。包厢里霎时静了下来，王明刚站起身像一株风中的向日葵，晃悠悠地想说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王处长，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尤小灵一字一顿地说。我转身推开挤在我身后看热闹的服务员，示意他们回避。

“我真心真意地谢谢你！”听妻子这么说王明刚脸上僵死了的皮肉刹那间松动了，他抽出手拉尤小灵。也就在这时候，尤小灵木头似的一下子栽倒在丈夫的怀里，双手在丈夫的脖子上肩膀上使劲地抽打着，嘴里哇哇地乱叫。整个6号包厢也就乱了套了。

后来他吻了她。这个吻就像一个湿漉漉的句号结束了这场打闹。王明刚拥着尤小灵回家去，他们的衣服上都粘了好些个奶油，仿佛两个人刚才还在雪地里打滚。我板着脸关照迎宾小姐美食城今晚不接待来客，提早关门。过了一个多小时，食客们和美食城的工作人员都离开了，我到静悄悄的厨房里给自己热了个什锦沙锅端到空荡荡的大厅里。我开了瓶干白，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发现身边挤满了吃喝的人，吵吵嚷嚷的声音几乎把屋顶都掀翻了，我

拍了一下桌子，吼了句别闹了。“幻觉，”自言自语的我冲着映在酒瓶上自己的脸笑了笑，又一口把杯子里的酒喝干了。我突然发现我这样的生活也该换个样子了，卖掉美食城，娶个妻子，再到附近小镇上去盖幢别墅然后找个代课教师什么的工作干干，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自从开了这个小美食城之后其实我一直在干着勾引那些食客的妻子的那份勾当。那些个丈夫几乎每晚都在这儿花天酒地，拖住陪酒小姐胡搞，几乎每过二三个月就得请个木匠师傅来把包厢内的椅子修一修，不然咯吱咯吱响的椅子都快散架了。而他们的妻子在家不是守着个电视机，就是不停地给丈夫打手机催他快回去。她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自己病了，隔壁邻居家着了火，或者他丈夫住在乡下的娘快死了，最老实的说法是自己到现在晚饭还没吃，家里的煤气断了。这时做丈夫的关了手机就吩咐我给家里送一份快餐去。我本想叫手下的跑一跑，可找来找去最空的还是我这个当老板的，我开着摩托车把快餐送到那个人的家。门一开我就知道有戏了。她刚洗完澡，只穿了件真丝睡衣。她饭也没吃一口我们就干上了。之后她丈夫就雷打不动地在我这儿吃饭了，而她也隔三差五地命令她丈夫给她在这个美食城里叫了一份快餐。送外卖的活儿从此就由我包了，他们花钱吃我的喝我的，而我白白睡他们家里的。想到这个就连我自己都有点难以相信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美事。通过博采众长，我练就了很高的性爱技巧，而这又通过那些食客们的妻子之口，夸张成我美食城的烹饪水平越来越高。差不多也是这样，我跟尤小灵有了一手，我觉得这个在青少年宫教音乐的女子与众不同。我学古筝也是她建议的。“你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可以想像，你不要跟我说。”她忽闪着大眼睛盯着我，弄得我有点想下次来送外卖应该顺便带件睡衣来穿穿，另外卫生间的龙头老是滴水也该更换了，院子里的几棵矮树也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施一点有机肥。

今天眨眼就变成了昨天，今天又是这样。王明刚听到了自己可能被提为副部长的消息，他官场上和生意场上的朋友又聚拢来提早给他鼓劲和庆贺，地点就在我们美食城的6号包厢。酒喝到8点40分他捏着手机出来，命令服务员小姐给他家里送一份快餐过去，要全素的。“要不要再买个蛋糕？”小姐在小本子上记了一笔，抬起头跟王明刚开玩笑，这家伙心神领会地抿了抿嘴，双手叉腰挺着胸脯吼一句：

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他踱着方步走回包厢时很像一个美洲的大诗人，叫什么鲁达的。服务员小姐目送着王明刚的背影消失了之后回头冲我一笑，“老板，辛苦你跑一趟了”。我板起脸，小女孩很知趣地吐了吐粉红色的舌尖。

我亲自到厨房里去吩咐，监督，所以到尤小灵那儿，鼻子里还残留着一股油烟味，这使我很不舒服。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闷闷不乐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尤小灵吃完了还热着的快餐，用纸巾擦了擦嘴，说了声你去洗洗，我说你也来吧。我想跟她在卫生间的莲蓬头下把事情办了，她用牙刷抽打我的手臂，拒绝了。尤小灵回到客厅的沙发上，把电视开了又关，似乎很满意。也就在这时候，我才开了口。我要她解释昨天晚上她到我美食城里来的举动。我说我嫉妒。为了诱使她掏出心里话即使夸张一下也是无所谓。“嫉妒！”我又强调了一下。这个词像一只神秘的手拨动了门栓，我的目光鼓足勇气开启了尤小灵的嘴唇。

“我们做女人的总是有期待的。”她低沉的声音仿佛提醒我她此刻正站在井底下，“我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的生日，我有点、有点……我很感动，可心里别扭。”她扭了扭腰肢，我的手移到她的膝盖上，罩住了她的手。

“我本来绝望了，可这个蛋糕又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卡着喉咙模仿尤小灵讲话。居然还挺像的。这让我吓了一跳。可她没当回事地怔怔地出神。乘我没注意的当口，尤小灵用口红擦亮了她的嘴唇。

“我心里很乱，昨天晚上回家后我差点跟他说了我俩的事。”女人疯起来要多快就有多快。我抓紧了她的手，表示了我的愤怒。

“你不要这样……”她理解错了我的情绪。这不是绝望。我松开了她。我记得自己为了消除她的内疚曾给她说过一些王明刚在外边鬼混的事，行贿又受贿的事。我想要不要再给她讲一些。不过，这样做就像海洛因贩子，慢慢地加大吸毒者的剂量好让她更加依赖我。

我想走可移不动我的脚。“那你要我怎样？”我糊涂了，在头脑的迷雾中有一个念头像一束月光闪亮了几秒钟：我是那些醉生梦死的食客们的工具，同时又是他们寂寞的妻子的工具。如果我此刻在美食城的厨房的话，难保我会蹦进滚烫滚烫的油锅里。

一根香烟在尤小灵的唇间缩短成烟蒂。



[小说长廊]

一根挺胀的阴茎也缩短了我跟尤小灵的距离，在卧室里的席梦思上，尤小灵的手指抹了抹我肩膀上的汗水，放到嘴里吮吸了二下。我嘟嘟囔囔地说着，就像一个分不到苹果的幼儿园小朋友。她推了我一把，说好吧，我也揍你一顿你总应该满足了。她比我先穿好衣服，又歪躺在俯卧着的我的身旁，她递给我凉了的果汁。“就这个星期？”

“就这个星期。”我想她应该问我有没有变态好在她没有。我感觉挺遗憾的。她的这个承诺在我的心上捅了个窟窿。

当你有所期待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慢很慢，有时候我真的有点怀疑时间走了，到别的地方玩去了，抛下这个寂静的美食城和像空酒瓶似的我，呆滞在幽冥中。

星期二王明刚没有来。6号包厢我一直给他保留到了晚上6点半才调配给一帮地税局的科长们。临近年关，食客盈门，无论是大厅还是包厢都热闹极了。我只穿了件衬衫穿梭在服务台和厨房、库房之间，不时地叫外面送水果和啤酒进来。我的脸红彤彤的，就像刚拍过两个巴掌。我冲着包厢过道上的镜子做了个拳击的动作，惹得守在门口的服务员小姐个个都笑弯了腰。照她们看来，我这是在为收进柜台的一张张百元大钞而激动。唉，这些个丫头片子除了装扮自己以及和食客们调情，另外还懂些什么？为了逗逗她们，我又弯腰屈腿模仿电影中卓别林的步法走向服务台去。服务员小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领班说老板哎老板，生意这么好，年底的红包早点发了吧。我说好呀好呀，等——等尤小灵揍我一顿之后就给大伙儿发红包。这句话我差点说出了口。我挺直了腰杆，拉了拉领带，挥挥手命令服务员小姐都别闹了，各就各位。

王明刚生病的消息还是他的朋友们告诉我的，只隔了一天他们又来了，并说为了纪念病中的王明刚同志，他们要求在6号包厢用餐。本来那儿已有人订下了，我只得亲自出面给他们安排调剂。刚把这些人安顿到椅子上我就问王部长生了什么病。一个说花柳病，另一个说是官迷心窍病。我等他们闹了一阵，给他们倒了一圈菊花茶，终于有个秃顶的家伙回头跟我说，王明刚染上病毒性流感，高烧不退，一直在家里挂盐水。“那他应该去住院的。”我装了回傻倒挺管用的。秃头告诉我，他们社区医院的医生听说王明刚马上要升了，这一次主动上门给他打吊针挂盐水。听他这么说，我的情绪低落了。我想像

得出王明刚家里现在的情景：做丈夫的躺在床上，翻着一双金鱼眼嗯嗯啊啊，而尤小灵却忙坏了，既要忙着招呼医生，接待上门探望的亲友，又要给王明刚削个梨什么的。

我一想到这个就来气。我满大厅地转悠，终于找到一个没带胸牌的服务员小姐，就当场训了她一顿。又跑回厨房里，从小工手里夺了把尖刀，亲手宰了一条活鱼。我站在冰柜边上，用沾血的双手点着了一支烟。悲哀，像一桶打翻了的洗脚水，流淌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骨头在发痒，这到底是什么？我三十四岁，我活过的这些年基本上都太平无事的，我开美食城赚了钱之后更是如此了。我记得最近一次揍我的人是我在旅游专科学校的恋人。那时我是学校广播站的站长，独自一人睡在教学楼顶层的一个八平方米的广播室里。我们恋爱后我指使她从她老爸藏在枕头底下的旧信封里偷了一只避孕套，这惟一的一只套子我用了洗洗了用，后来终于弄破了。我没对她说。我搞不到一只新的，她也不可能再去偷她老爸的，如果被她细心的老爸发现了那还得了！我实事求是地跟她说了她就不愿意跟我上床了。我继续装模作样地套上这一只“破袜子”。现在想来，我做商人所应有的自私就是在当时培养的。后来她没毕业就怀孕了。她用一把扫帚抽我的脸时，我还拎着那只破了的套子东躲西藏。她一直不停手有点把我惹急了。我用空着的那只手揪住扫帚，她哇的一声哭了，她说你还拿着那东西干什么？“扔了！扔了！”我自己朝自己喊，一甩手就从走廊的窗户里扔了下去。做完流产手术后我们就毕业了，就分手了。这之后再也没人动过我一根手指头。这顿暴揍像一座大山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父亲因为我小时候偷家里的钱去看电影揍过我，我母亲因为我跟她顶嘴，骂她江青，揍过我，可具体的经过我都模糊了。残留的印象不外乎疼痛、尖叫、仇恨和悔恨交织以及躲在门角落里的默默流泪。现在我的父亲得癌症死了，他那暴躁的脾气和他和骨头一起已化成一把灰，你就是冲着他那歪斜的墓碑踢上几脚，也只会听到风吹草动之上的几声麻雀叫。我的母亲再嫁之后我除了给她寄点钱就没跟她有什么来往了，我跟她提起小时候她揍我的事，她也肯定记不得了。难得见几次面她和她的机修工丈夫就跟说相声似的，一唱一和一个劲地夸我聪明，夸我会挣钱有出息，好让我多掏出几个钱。要她来揍我一顿比登天还难。

又是送外卖。我开着摩托车就上了路,心里盘算着这个不肯自己做晚饭的女人到底是谁。几张少妇的脸就像红绿灯似的不停地在我的头脑里转换。车子不由自主地开过了中山路又上了越秀大道,快到尤小灵住的小区门口时我才记得那个人所告诉我的地址在城市的另一个方向。我索性开车到了尤小灵的门口,二楼卧室的灯亮着,我摁了三下喇叭又调转车头往回开。冷风从我敞开的衣服领子那儿灌进来,我想起这个即将吃我送去的食物的女人叫吴芝英,也是一个偷情爱好者。我敲开门,吴芝英怪我怎么这么慢,她有点等不及了。我傻乎乎地干笑两声,没等吴芝英吃完饭我就把她摁倒在沙发上。我扒了她的裙子和天鹅绒的长统袜。我的动作太狂暴了,吴芝英连声惊叫着,又嗯嗯啊啊地跟我提议能不能到房间里去,我没理她。我表现得一直像个强奸犯而且确实也像强奸犯。当她的呻吟轻得我听不见了,我手指就挤她的屁股。伴随着她时高时低的惊叫我冲到了顶点,然后身子一滚,瘫倒在长沙发前的地毯上。吴芝英虽说在这一场激战中处处被动,但她还是挺满意的。她夸我越来越厉害了,这使我有有点得意。请你像揍丈夫似的揍我一顿好吗?这念头一闪,可我看见粘在她嘴角上的饭粒,我一伸手把这饭粒摘下来,放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我说我要走了,不陪你了,这几天美食城的生意实在太忙,我不在的话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的。

星期四晚上我到青少年宫挤在一帮孩子们中间学弹古筝,可手机响个不停。这些个电话都是美食城打来的,不是通报说哪个副市长来了,在几号包厢里,就是讲恒通电子公司技术部的人年终聚餐,订了四桌,问我餐费打几折。我烦透了,可我不敢把手机关了,照我的推算,王明刚的感冒即使再严重也该好了吧,要不他老是热度不退可能真的得了爱滋病,如果他得了爱滋病那我这个祸可就闯大了。我问我的古筝老师尤小灵这几天来上班吗。她说她爱人病了,每次到这儿都来去匆匆,没碰到过。我丁丁冬冬地乱弹一气,惹得边上的小孩都停下来看我,弄得我不好意思极了。我说我要走了,心情糟透了。我的另一个古筝老师笑嘻嘻地说你忙就回去吧,什么时候你约个时间,我单独给你补补课吧。

碍于尤小灵的面子,我没动过我这个刚从师大音乐系毕业的古筝老师的念头。不过,照这个女孩看来,我这么个美食城的老板每星期两次到青少年宫来学这玩意儿,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浪漫

和情爱之间。每次她那清澈如山泉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我总有种恐惧。每次她走到我身边我都闻到一种少女的清纯气息。不知为什么,对这样冰清玉洁的女孩儿我差不多不敢碰了。

回到美食城之后我依旧像一条想咬自己尾巴的狗,烦躁不安。服务台下放着几个马夹袋,其中的一个内有件灰色的羊绒衫,我问这是谁的。收银员小姐说这是常在6号包厢用餐的王明刚落下的,已经好几天了,估计他自己都忘了。我立即抓起电话,拨通了王明刚家的号码。电话是王明刚接的,声音有点嘶哑。我说了这个事。从话筒里传来的还有开着电视机的喧闹声。

打尤小灵的手机她总是关机,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我一个人到街对面的湘滨酒店里去点了几个菜,又叫了一瓶红酒,这家酒店的黄老板亲自跑过来接待。黄老板拍我的肩膀叫我兄弟,说你那儿生意这么好,我都眼红死了,“兄弟你教我几招吧?”我真想把我亲自给那些寂寞在家的少妇送外卖的事当玩笑跟他说了,我赶紧往嘴里塞了个千张包,还是把这句涌到喉咙口的话堵住了。我的星期五就这样喝醉了,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星期六我给我在旅游专科学校时的女朋友打了个长途。她已经辨不出我的声音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向老情人自报名号,我说那只破套子你还记得吗?我为这只破了的套子向你道歉,并且衷心感谢你用那把扫帚抽我。“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她边上的孩子哭了,他丈夫大概在卫生间里大着嗓门喊把被子拿出来晒晒。突然之间抽泣了两声,我说,我是谁?我是一个鬼。然后我摘掉电话,就在我抬头的当口,我看见几个穿羊绒长大衣的女士从大厅门口走了进来,领头的那个是尤小灵。她似乎刚从美容院出来,脸蛋儿光辉灿烂。我眼睛湿润地说:“你来了,王部长呢?王部长的感冒好了?”

“6号包厢!”跟随在她后边的吴芝英说话了。

我还认出了两个跟我有一手的女人。看样子她们都是小姐妹,这真出乎我的意外。我手撑着桌面让自己镇定下来。服务员小姐领着她们进了包厢,不一会儿,她拿着她们点的菜单去厨房,我叫住了她,“就她们几个?”小姐点了点头。今天这个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有点不明白了。

我给王明刚打手机。他说他在乍浦海滨度假村,他的感冒好了,一帮子朋友正在玩呢。“那6号包厢我就不给你留着了。”我没说现在坐在6号包厢里

[小说长廊]

的是他和他朋友们的妻子。我乘上厕所的当口,在6号包厢门口站住脚,里边挺热闹的,你说我怪话我罚你酒,中心人物还是尤小灵。我的手已按住了门把手,可想了想还是算了。

后来我去6号包厢还是服务小姐来叫我的。“比他们的丈夫更难侍候!”小姐刚挨过骂,撅着小嘴说。我有点不相信地赶紧去了6号包厢。门一开,掌声四起,屋子里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

空调开着居然还有人抽烟。我摁了换气扇的开关。

“张老板。”尤小灵叫我张老板。她用手里的筷子敲了敲面前的一盆香辣蟹。“你这是怎么搞的,这菜里有一只蟑螂脚你知道吗?”我吓了一跳,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那儿去瞧。油汪汪的汤水里确实有黑乎乎的一截东西,分不清是树叶杆儿、是头发丝还是她们所说的蟑螂脚。“这怎么会呢?你们是老朋友了,这怎么会呢?”我想去拣这东西,尤小灵一掌抽在我的手背上。

“你他妈的放规矩点!”

尤小灵尖着嗓子,眉毛都竖起来了。我的手背火辣辣地疼,手呆在半空中,好像还在等第二下似的。“烧这样差的脏菜,还想在尤大姐面前动手动脚,你昏头了你!”吴芝英发起了助攻,我朝她看了看,脸涨红了。我的手刚才朝前伸的时候触碰到了尤小灵披散着的长发。

“我们的老公不在你欺侮我们还是怎的?”

我后退到包厢门口。我觉得我快疯了。一个杯子朝我扔过来我躲也没躲,倒是跟进来的服务员小姐拉了我一把。杯子砸在门上爆炸。我的手摸到了背后的门把手可已经迟了。吴芝英过来把服务员推

出门去,关紧了房门。“你不把老娘们放在眼里今天我们倒要好好收拾收拾你!”尤小灵说着上前抽了我一记耳光,另外的女人又是踢又是踹地都上来了,而背后吴芝英的手抓着我的屁股,使劲地揉捏着,跟她来高潮时一个样子。

我的阴茎充满了愤怒和血,精硬壮大,可流出来的却是眼泪水。“这家伙哭了,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尤小灵的脸凑上来又转回去。围拢着的女人各自回到座位上。我抹了把脸颊上的泪水,踩着满地的碎玻璃出了门。我对拥挤在走廊上的服务员说没什么没什么,香辣蟹里是有一只蟑螂脚,快去撤了,关照厨师长重新弄一盆快点端上去。我回到收银台那儿点了根烟。过了十分钟,尤小灵她们出来了,账是尤小灵结的,她问我多少钱。“碎了三个杯子也算上去。”她补充说,我点了点头,摁了几下计算器。

“398块,打七折,那盆香辣蟹和打碎的酒杯彼此抵消,就都不算了。”

尤小灵笑了笑,目光找到了酒柜上的玻璃镜子。我付给她两块钱找头的时候她揪住了我的手指。

我的心像一碗水,抖了抖。“张老板今后我们还会来的,王部长他们也会来的,不过美食城的卫生可要注意了——我没用假币吧?”

碗里的水洒了。

“我没欠你什么吧?”

她追问了一句,捏了捏我的手指。

我只能点点头。我的心湿漉漉的。我怕我再张口说话又会哭。

我对我所从事的这个服务性行业已厌烦透了。

(上接第24页) 刚和芳子都笑话我,包括陈琛、马辉这些只懂艺术不懂生活的人都用电脑打字了。我有时不理解他们很像马辉长时间不会使用BP机和手机一样,这些人“叛变”得太快了。但我仍怀疑钟山打字的速度。他本人肯定不怀疑,就像他不怀疑自己开车满街跑一样。

细想起来我和钟山从来没正经谈过工作,前几次见面就知道他在什么机关里,现在好像又回到跟部队有关的单位创作室。其实他有没有工作都无所谓,我猜想他根本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按图索骥地做什么,也许能做得很好。对于作家和诗人最好别问他的职业,“问他的职业就像问太阳和月亮的职

业一样,那是对他们的侮辱”。

谈起话来很认真的石钟山,在温和的笑谈中有着东北男人的刚毅。年轻时在公主岭、吉林市当过兵,那一段时光虽然短暂,好在有在吉林生活的经历,虽然也短暂,但毕竟乡音不改鬓将衰呵。

如果按经历算,我和钟山大相径庭。他出生于军人家庭,我只能算书香门弟的后裔,但是人生苟同的地方很多。我想除了彼此尊重外,并未见趋从。“患者笃敬乃做人之本”,但愿钟山未来的修炼能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食粮。在他修炼的语言通道里我能像老鼠一样由始至终吃到满意的奶酪,让父亲的真实触摸到我们的另一生存空间里面的真实。

